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 卷三十九 四十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錄監生臣陳春熙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三十九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坤下離上

伊川先生曰晉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盛壯則必進晉所以繼大壯也為卦離在坤上明出地上也日出於地升而益明故為晉晉進而光明盛大之意一作義也凡物

漸盛為進故彖云晉進也卦有有德者有无德者隨其宜也乾坤之外云元亨者固有也云利貞者所不足而可以有功也有不同者革漸是也隨卦可見晉之盛而无德者无用有也晉之明盛故更不言亨順乎大明无用戒正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或問晉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程傳云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壯盛則必進

某竊謂物進而後至於壯盛既壯盛則衰退繼之

矣今曰壯盛則必進此義未詳先生曰物固有壯而後進者亦有進而後壯者各隨其事而言難以一說拘也且以十二月卦論之大壯之為夬夬之為乾豈非壯而後進乎至乾乃極而衰也語録

東萊吕氏曰晉者進也所以次於壯者蓋言進之道必先有其壯然後可進以卦體而言明出乎地光輝發越所以為進盛也然以爻義而言晉以柔順之臣附麗乎大明之君則道德之光被乎四表

所以為盛也易說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伊川先生曰晉為進盛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順附諸侯承王之象也故為康侯康侯者治安之侯也上之大明而能同德以順附治安之侯也故受其寵數錫之馬衆多也車馬重賜也蕃庶衆多也不唯錫與之厚又見親禮晝日之中至於三接言寵遇之至也晉進盛之時上明下順君臣相得在上而言則進於

明盛在臣而言則進升高顯受其光寵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晉以其明盛故不言亨順乎大明故不戒以正不待言而其德可知雍曰彖言晉進也雜卦曰晉晝也則知晉之義不止於進蓋言明以進故曰晉漸以進不謂之晉也晉卦取名之義與大有略相類大有火在天上君道也故為大有晉明出地上臣道也故為晉君臣天地之象雖不同其欲以明德居上則一而已且以人臣之

進獨備一卦之義則臣道之至大者非康侯安足以當之易之卦辭唯晉為畀專以康侯為義是以不及其他也康侯如是其亨利貞可知易說

新安朱氏曰晉進也康侯安國之侯也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言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也蓋其為卦上離下坤有日出地上之象順而麗乎大明之德又其變自觀而來為六四之柔進而上行以至於五占者有是三者則亦當有是寵也本義　康侯似

說寧侯相似用錫馬之用只是个虛字說他得這个物事晝日是卿上卦離也晝日為之是此意語錄

東萊呂氏曰夫以在下之諸侯受寵於君錫馬之蕃庶至於日三接是為晉之盛也然康侯二字最當玩味常人之情徒以進而受君之寵居君之位為甚殊不知惟康侯方足以為盛夫康侯者懷才抱藝足以安天下若非康侯而虛受其寵適以自愧何者康者盛之本而外此皆其末也今之學者

誠能修康安之業先有以盛於已則雖不期於晉盛而錫馬之蕃庶自不能違雖然進而受寵此特臣之盛不言君者何哉盖君以能用賢為盛能以蕃庶之馬而錫安康之諸侯則為盛矣田野闢人民治侯之康者也易說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伊川先生曰晉進也明進而盛也明出於地益進而

盛故為晉所以不謂之進者進為前進不能包明盛之義明出地上離在坤上也坤麗於離以順麗於大明順德之臣上附於大明之君也柔進而上行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睽鼎是也六五以柔居君位明而順麗為能待下寵遇親密之義是以為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大明之君安天下者也諸侯能順附天子之明德是康民安國之侯也故謂之康侯是以享寵錫而見親禮晝日

之間三接見於天子也不曰公卿而曰侯天子治於上者也諸侯治於下者也在下而順附於大明之君諸侯之象也易傳

藍田呂氏曰晉進而之於貴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皆進而之於貴人臣進受君寵之象也康美也安也如記所謂康周公以賜魯也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君寵之多也明出地上晝也歷三陰而至離之明三接之象也

龜山楊氏曰柔進而上行臣進之盛者故有康侯之象焉侯有君道者也順而麗乎大明故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馬地類坤象也明出地上晝日之象也問國之富以馬錫馬蕃庶其厚之也晝日三接其親之也鄭武公父子並為周司徒其三接之謂與說易

白雲郭氏曰明出地上二卦之象也順而麗乎大明晉之義也柔進而上行成卦之序康侯之德也

其德柔順而明故下能康一國之民而為之主上能致王者之寵而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車馬重賜也三接數接乎上也在國能康一國之民則進而麗乎大明斯足以康天下矣古之人文王是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明出地上進而不已至於盛明故曰晉進也明出地上此合離坤兩體言晉也晉自臨來蹇之變也離者坤易乾也離為明自六五言之

為大明乾陽為大也人君有明德居尊位照天下之象坤順離麗也人臣之道主於順而不知其所麗則其道不能以上行順而麗乎大明然後蹇六四之柔進而與君同德故曰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此以六五一爻言晉也五為天子四為諸侯康褒大之與禮記康周公之康同六四進而之五以諸侯近天子之光王明而受福九五用是降心以褒大之錫馬蕃庶也乾變坎為美脊之馬坤

變乾為牝馬坤為衆蕃息庶多言不一種也周官校人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凡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錫馬蕃庶亦進之意也曰在中天為晝艮為手坤三爻三接三極數也不惟錫予又親禮之大行人之職諸公三饗三問三勞晝日訪問之時三接極盛之禮所以康諸侯者至矣非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何由至是哉故曰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此以六五

兼兩體而言處晉之道或曰午為馬火畜也故古者差馬以午出入馬以日中而說卦以乾坎震為馬何也曰乾離同位日與天同體金與火相守則流以五行言之火為馬以八卦言之乾為馬觀諸天文七星為馬離也離者午之位漢中之四星曰天駟東壁之北四星曰天廄建星六星曰天馬乾坎也房為天駟東一星為天馬震也故馬以三卦言之昔者國有戎事各服其產而冀北之馬獨為

良馬者乾也震為龍其究為健乾也辰為角亢與房及尾共為蒼龍之次故馬八尺以上曰龍世傳大宛余吾之馬出於龍種龍飛天者離也馬行地者乾也而馬政禁原蠶蠶以火出而浴龍星之精與馬同氣察乎此則知乾離同位矣在卦氣為二月故太玄準之以進易傳

新安朱氏曰晉進也釋卦名義明出地上以卦象卦德卦變釋卦辭本義

東萊吕氏曰晉之為義惟在下之賢以柔順麗乎大明之君而得以上行所以謂之晉盛大抵君臣之間惟降志以相接則治可日彰德可日明若在下者方命在上者驕亢則治與德俱退矣惟是上柔順以接下下柔順以輔上則為晉盛故柔順二字最當玩味非特君臣之間為然學者欲進德修業亦必於柔順上求若不柔順則矜己自大德日益晦矣故傅說戒高宗曰惟學遜志遜之一字其

入道之門乎易說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伊川先生曰昭明之也傳曰昭德塞違昭其度也君子觀明出地上而益明盛之象而以自昭其明德去蔽致知昭明德於已也明明德於天下昭明德於外也明明德在已故云自昭易傳

龜山楊氏曰自昭明德所謂明明德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自古以明為君

德之大堯舜文王皆是也而晉為臣道自昭明德何哉盖侯有君人之道有明德自昭而柔順上行然後備晉之義可以謂之康侯不如是雖使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亦非晉進之道不得謂之康侯矣古之人莫不務明明德於天下為君為臣亦豈有二德哉是以伊尹言咸有一德武王言同心同德則晉之象言自昭明德不為過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乾曰自強晉曰自昭二者自己為之

人力无所施天行日進誰使之哉明德者己之所自有也進而不已其德自昭如日有光出則被乎萬物非有心於昭昭也易傳曰去蔽致知昭明德於己也明明德於天下昭明德於外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昭明之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晉象之義學者最當體會且如日出於地烜赫光明凡舟車所至无不照臨人之一心其光明若是若能擴而充之則輝光燦爛亦日之

明也然人有是明而不能昭著非人昏之是自昏之也故曰自昭明德蓋昭之於外亦是自昭非人昭之也大明出於地而照於四方容光必照萬物皆被於光輝在常人必眩燿而不敢正視反視其身若螢爝之光君子則知此明之不在外本自具足故自昭明德而已易說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伊川先生曰初居晉之下進之始也晉如升進也摧如抑退也於始進而言遂其進不遂其進唯得正則吉也罔孚者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无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

獨行正者无進无抑唯獨行正道也寬裕則无咎者始欲進而未當位故也君子之於進退或遲或速唯

義所當未嘗不裕也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寛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為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為之兆者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居晉之初正必見摧故摧如不害於貞吉也未孚於人或未見聽寛以居之乃无咎然初六有應在四居下援上未安其分故曰未受命也易說

藍田吕氏曰初六明進之始故晉如以隂居乎至下未遂其進故摧如至柔居下或晉或摧宜无所立矣然順而麗明獨行乎正故貞吉居物之下當事之始物未信也故罔孚四離正應以順麗明不獨繫四裕而不狹乃无咎也未受命者所麗在離之全體未以四應而偏受命也

龜山楊氏曰晉如其進也摧如其退也居晉之初量而後入无心於進退者也雖進退无常獨行正

而已故正吉在下未受命者也故罔孚裕无咎孟子曰我无官守我无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此之謂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在卦之初為晉之始有可進可退之義能不以進退為慮唯固守明德柔順上行為臣若此能无吉乎罔孚者雖以明德自任而初之時名實未加於上下未足信於人當是時也進退之際既已處之裕然何咎之有若孔子可以仕則仕

可以止則止是也獨行正者獨以明德上行而固守為正不以進退為慮也未受命者无官守言責之時孟子所謂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也易說漢上朱氏曰晉之始見有應則動而進故晉如動而九四不應知其不可進則自抑而退故摧如摧者抑其動也始進未孚戒在不正以求四之知唯獨行正道乃獲貞吉積誠不已未有不孚者故曰貞吉罔孚初坤體順其進也不汲汲以失守其退

也不悻悻以傷義綽然有餘裕卒歸於无咎故曰裕无咎然裕无咎者以進之始未受命也若已仕而有官守上不見信不得其職致為臣而去可也裕安得无咎四艮為手受也巽為命初動震見巽伏未受命易傳曰若夫有官守而不孚於上廢職失守以為裕則一日不可居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陰居下應不中正有欲進見摧之象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設不為人所信亦當

處以寛裕則无咎也初居下位未有官守之命本義

問初六晉如摧如象也貞吉占辭先生曰罔孚裕无咎又是觧上兩句恐貞吉説不明故又曉之摧如愁如易中少有此字疑此爻必有此象但今不可曉耳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初六居晉之始大抵天下之理有進必有退有榮必有辱不待進極而後有退當進之初已有退之理不待榮極而後有辱當榮之初已

有辱之理故曰晉如摧如然常人之情進則牽制於富貴退則隕穫於貧賤於此之時多不能以正故處晉之初惟正然後吉罔孚裕无咎人之始進於其上誠未孚意未交惟是不急迫然後能免於咎象獨行正也獨字最有深意進亦守此正退亦守此正不為所牽裕无咎未受命也孟子言我无官守我无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此之謂也時未可退安其位而不妄動亦裕也伊

川曰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為之兆者此最是伊川會看易處意在言外學者須識時字蓋不識時則未受命時優游寛裕受命後便急迫蓋理會時字不得易說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伊川先生曰六二在下上无應援以中正柔和一作順之德非强於進者也故以進為可憂愁謂其進之難

也然守其貞正則當得吉故云晉如愁如貞吉王母祖母也謂陰之至尊者指六五也二以中正之道自守雖上无應援不能自進然其中正之德久而必彰上之人自當求之蓋六五大明之君與之同德必當求之加之寵祿受介福于王母也介大也　受茲介福以中正之道也人能守中正之道久而必亨况大明在上而同德必受大福也　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進而无撓多失於肆故愁如乃吉六五

以陰居尊故稱王母俱以柔中故受福可必也易說

藍田吕氏曰六二晉如進而之明也愁如上无應也六五以柔居尊王母之象也王母祖母之稱婦人之尊也二五俱无應而皆處中正以中正相感而不以他故受兹介福也

龜山楊氏曰順而麗乎大明晉之時也明明在上而六二以柔順中正處乎衆陰之間而獨无應焉是明不見知也小人相與比周而君子不見察則

亂將作矣能无憂乎哉故曰晉如愁如然居中履正素其位而行則明雖不見知鬼神之至幽者其福之矣故受兹介福於其王母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以景福此之謂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二柔順中正為臣之道莫美於斯而曰晉如愁如者盖小人以進為喜而君子以進為懼故召公為保則不悅正考父三命而傴俯兹其所以順而麗乎大明與是以既貞且吉受介福於

其王也孔子言諸侯長守富貴之道則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則晉如愁如而受茲介福也宜矣此爻之義與卦辭相類蓋言侯之受錫福于王者母字无別義亦衍字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二得位居晉之時而五不應故晉如愁如二至五有離目艮鼻坎加憂嚬蹙之象故愁如言進之難知道未行為天下憂之然守貞則吉王母六五動也柔得尊位五動成乾乾為王坤

為母王母也數親自二而上二為巳三為考四為祖五坤祖之配也故祖母謂之王母二雖難進无援於上然柔順中正履貞不回久而必孚況同德乎未有五不動而應之者故受兹介福於其王母五動陽為福為大介大也二中正五動亦中正是以二受五之福故曰以中正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六二中正上无應援故欲進而愁占者如是而能守正則吉而受福于王母也王母指

六五蓋享先妣之吉占而凡以隂居尊者皆其類也本義　問受兹介福于其王母王母指六五以為享先妣之吉占何也先生曰恐是如此蓋周禮有享先妣之禮語録

東萊吕氏曰六二以隂居隂而自進上无正應當此之時最難於進六二乃以柔和恬澹自安於位故人見其有進之才而居於下乃為之愁夫以柔而居中正本非所以有愁此愁乃人愁之非六二

自愁晋如愁如為六二之爻位而發也然又謂之貞吉者盖大凡人處憂愁怵迫之時未有不變其所守而失其節今六二知柔懦不能進故守正而不貪進所以吉然雖懦弱在下无所應惟自守於正不充詘於富貴不隕穫於貧賤而六五終亦自與六二為應而受福於六五矣王母乃六五也以陰居尊位乃王母之象象曰以中正者盖言受其介福只縁能居中而守正盖貞吉二字當困阨之

時最切要當困阨而不貪進終有進之日何者正道無不通之理苟不安所守終不能得進之之道

易說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伊川先生曰以六居三不得中正宜有悔咎一作吝而三在順體之上順之極者也三陰皆順上者也是三之順上與衆同志衆所允從其悔所以亡也有順上向明之志而衆允從之何所不利或曰不由中正而

與衆同得為善乎曰衆所允者必至當也況順上之大明豈有不善也是以悔亡蓋亡其不中正之失矣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　上行上順麗於大明也上從大明之君衆志之所同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上歷九四不為衆信則取悔可必若志應在上晉為衆允則悔亡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三在坤體之上以陰承陽順之至也順而麗乎大明雖不當位衆允之也故悔亡易說

白雲郭氏曰在晉之初名實未加未孚於人至三則忠順不失以事其上也久矣於是乎衆允之也雖非中正疑於有悔及衆允之時則悔亡矣三之上行有嚮明之志所謂順而麗乎大明者是以衆不為疑而允之也故曰志上行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坤為衆三不當位衆所未允宜有悔晉之時三陰在下同順乎上三順之極而有應三志上行則二陰因之得麗乎大明上九應之成兌

兊為口三得正衆允之也衆允則悔亡此大臣因衆之願而效之上者也以此居位雖柔必强何憂乎不得其任哉易傳

新安朱氏曰三不中正宜有悔者以其與下二隂皆欲上進是以為衆所信而悔亡也本義　衆允象也悔亡占也語錄

東萊呂氏曰六三欲上進輔乎大明之君下二隂以類而順從之此衆允所以悔亡也爻驗之以衆

象析之以理此一爻最難看以訓詁言不過曰當晉之時得衆之允者斯可亡悔殊不知所允者何人且如陳仲子廉衆皆與之鄉原之德一鄉與之又如王莽在漢闕下之人皆謂周公再出使從當時之人則安得無悔然不可如此看當於允字上看允者志之至當者也當則可以亡悔傳云衆所允者必至當也允之一字非是其確然自信乃人心所同然處若虛聲相鼓非所謂允易說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以九居四非其位也非其位而居之貪據其位者也貪處高位既非所安而又與上同德順麗於上三陰皆在已下勢必上進故其心畏忌之貪而畏人者鼫鼠也故云晉如鼫鼠貪於非據而存畏忌之心貞固守此其危可知言貞厲者開有改之道也　賢者以正德宜在高位不正而處高位則為非據貪而懼失則畏人固處其地危可知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鼫鼠為物貪而畏人體陽在進反據陰位故動止皆失與六三之義為相反矣易說

藍田呂氏曰九四當明進時以陽居陰又處四陰之中下應於初進退失守如鼫鼠然位不當者也守是不變取危之道

龜山楊氏曰晉而麗乎險鼫鼠之象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離以明為德而火以暴為失故離之九四有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之象晉之九四與

離同位雖順德在下不至於焚如之暴然當晉之時不免有貪位慕祿之失也鼫鼠貪而畏人者也守此道以事上能无危乎位不當者既未進六五之明又過三陰之順以剛自進故不當也晉之六爻无凶獨四以貪而厲上以伐而吝蓋才有餘而德不足者豈若初二三五之昭明德也哉是以聖人德之為貴易說

漢上朱氏曰鼫鼠子夏傳作碩鼠碩大也艮坎為

鼠陽為大鼠晝伏夜動者也坎為加憂九四剛而不正處晉明之時竊據上位憂畏而不安碩鼠也大明在上三隂進而麗乎明四處位不當而不知退於正爲㕦知非而去未失為虞丘子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不中不正以竊高位貪而畏人蓋危道也故為鼫鼠之象占者如是雖正亦危也本義

東萊吕氏曰九四此一爻最見小人貪進患失之情狀蓋以九居四不當其位小人之象也然居近

君之位是得寵之小人也夫以小人而見寵於君才不勝位下又為三陰所迫常懷憂懼惟恐其進蓋小人貪寵之心切故也然則處四之時當如何曰去一己貪進患失之私心擴推賢遜能之公道則可矣易說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

皆順附故其悔得亡也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衆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而无不利也六五大明之主不患其不能明照患其用明之過至於察察失委任之道故戒以失得勿恤也夫私意偏任不察則有蔽盡天下之公豈當（一作得）復用（一有其字）私察也以大明之德得下之附推誠委任則可以成天下之大功是往而有福慶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進而遇陽故失得不恤而吉也位不當必有悔獲吉則悔亡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五居明之中二陽所麗體柔處尊物之所歸故往吉无不利也明進之時而體陰柔宜若有悔柔居二陽所麗之間而下无應宜若恤失得然二陽所麗物之所得故悔亡而失得可勿恤也

龜山楊氏曰不當位悔也以柔居之能不有其位

者也故悔亡悔亡則失得勿恤矣六五尊位也柔進而上行猶患失之之時也苟不以直道自居而務為持祿保位之謀其能失得勿恤乎術斯以往何不利之有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道无他焉在中與明而已六五居中何悔不亡又惟自昭明德而一已之失得勿恤於外盖君子失諸正鵠反諸其身之道也如是則何往不吉何行不利乎象言往有慶者人君勿恤

一已之得失獨以離明自昭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矣孟子告滕文公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失得勿恤之意強為善也謂之強為善亦自昭明徳之義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五柔不當位有悔者於進徳為失不剛故也坎為加憂恤也五能舍已往而從上九上正其君於道柔者剛矣則悔亡失者得而坎毀

故曰悔亡失得勿恤五明之主患在於矜智遂非以失為恥故戒以失得勿恤不憚從人不留情於既失則往正而吉无所不利邦國之慶也悔者亡失者得憂者喜慶之謂也陽為慶故辭曰往吉无不利象曰往有慶也易傳曰不患不能明患其用明之過故戒以失得勿恤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陰居陽宜有悔矣以大明在上而下皆順從故占者得之則其悔亡又一切去其計

功謀利之心則往吉而无不利也然亦必有其德乃應其占耳本義　問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伊川以為六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亡下旣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衆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而无不利此說是否曰便是伊川說得太深據此爻只是占者卜得此爻則不必恤其失得而自亦无所不利耳如何說道人君

既得同德之人而委任之不復恤其失得如此則蕩然無復是非而天下之事亂矣假使其所任之人或有作亂者亦將不恤之乎雖以堯舜之聖皋夔益稷之賢猶云屢省乃成如何說既得同心同德之人而任之則在上者一切不管而任其所為豈有此理且彼所為既失矣為上者如何不恤得聖人無此等說話聖人所說卦爻只是略略說過以為人當著此爻則大勢已好雖有所失得亦不

必慮而自无所不利也聖人說得甚淺伊川觧得太深聖人所說短伊川解得長久之又云失得勿恤只是自家自作教是莫管他得失如士人發解做官這个都必不得只得盡其所當為者而已如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相似失得勿恤此說失也不須問他得也不須問他自是好猶言勝負兵家之常云爾此卦六爻无如此爻吉語錄並

東萊吕氏曰六五既得尊位又為離之主明之盛者也其明如此其處必无一毫之悔但恐用明太過慮事太詳恤其失得而凡事遲疑故聖人教之曰以爾所見一无可悔不須更顧慮得失但據所見而往則吉无不利也以柔在上能接在下之賢而在下之賢又能順輔所以能亡其悔大抵人君之體若屑屑親細務而恤其得失以此為明察安能无不利惟夫儼然在上總其大綱委任大臣而

失得勿問使在下者得盡心力為之則无往而不利故書稱文王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皆是失得勿恤而委之賢能者也宜其當時无往而不利易說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伊川先生曰角剛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故取角為象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

也剛極則有強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以剛而極於進失中之甚也无所用而可維獨用於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也伐四方者治外也伐其居邑者治内也言伐邑謂内自治也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復云貞吝以盡其義極於剛進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貞正之道為可吝也不失中正

為貞　維用伐邑既得吉而无咎復云貞吝者其道未光大也以正理言之猶可吝也夫道既光大則无不中正安有過也今以過剛自治雖有功矣然其道未光大故亦可吝聖人言盡善之道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窮无所往故曰角居明之極其施未光而應尚狹持此以進伐邑討叛而已危而幸吉以得无咎然終吝道也无可進而進不已惟伐邑於内而可矣如君子則知止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上九居明之終明將窮矣故晉其角明不足以及遠可以治其邑而不能及其境內邑猶伐而後治則道未光可知矣明不足故厲伐而後可治故吉乃无咎然守是不變狹吝之道也

龜山楊氏曰明出地上非日中之時也則剛上窮而不足以照天下道未光也故維用伐邑而已若夫道足以照天下則无思不服矣尚何伐邑之有

白雲郭氏曰角上窮之物位進而上窮亦危矣然晉非止於進而已明順之義存焉是以用伐邑也然自危則終吉自危者如臨深淵如履薄氷之義不得已而用之非好攻戰而樂殺人也是以无咎不然則既伐邑而厲不亡幸矣何吉之有至於伐邑則明德之昭已或虧蔽故象言道未光也固以伐邑為貞不知明德之虧非吝而何是以春秋无義戰彼善於此聖人无取焉然則齊晉之霸方之

康侯其未優乎易説

漢上朱氏曰上九前剛角象也上晉之極至於角窮矣猶進而不止危厲之道維用於伐邑則可雖危厲而吉伐邑者自治也若施之征伐則凶有咎窮兵故也上窮反三入於坎險在内為邑邑已之自有故此伐邑有自治之意伐邑則九得正厲者吉吉則於自治為无咎亦猶冥升利於不息之貞所以自治者於進道有未光也上反三坎離毁未

光之象易傳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固進極則遷善速六三之行六五之往皆不曰晉者三行則上反三五往則上反五反非進也故二爻不言晉

易傳

新安朱氏曰角剛而居上上九剛進之極有其象矣占者得之而以伐其私邑則雖危而吉且无咎然以極剛治小邑雖得其正亦可吝矣本義

問晉其角維用伐邑本義作伐其私邑程傳以為自治

如何先生曰便是程傳多不肯說實事皆以為取喻伐邑如墮費墮郈之類是也大抵今人說易多是易中有此一語便以為通體事當如此不知當其時節地頭其人所占得者其象如何若果如今人所說則易之說有窮矣語錄

東萊吕氏曰上九以剛居剛處卦之極而用剛健之物剛之太甚者也故无施而可蓋太剛非道之中以之治人則失於酷以之事君則失於訐以之

干祿則失於躁惟以之自治則可故伊川曰剛極則守道愈固進盛則遷善愈速此乃用剛自治之道也然猶曰貞吝者蓋進道之體本當寬裕優游待其自進非剛強也若剛躁而速其進急其成則失貞正之道惟放乎四海盈科而後進方合道之體此失之剛所以言未光也易說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三十九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四十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離下坤上

伊川先生曰明夷序卦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夫進之（一作而）不已必有所傷理自然也明夷所以次晉也為卦坤上離下明入地中也反晉成明夷故義與晉正相反晉者明盛之卦明

君在上羣賢並進之時也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日入於地中明傷而昏暗也故爲明夷易傳

東萊呂氏曰其卦離下坤上離文明也坤柔順也文明在下而上為柔順蔽塞不得光明所以為傷之象也易說

明夷利艱貞

伊川先生曰君子當明夷之時利在知艱難而不失

其貞正也在昏暗艱難之時而能不失其正所以為明（一有為字）君子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聖人之德惟明為大有明德以在上大有之君是也有明德以居下晉之臣是也明夷者明傷也故為明德遭難之時非聖人其難其慎用晦而明殆且傷矣所以利艱貞也（易說）

新安朱氏曰夷傷也為卦下離上坤日入地中明而見傷之象故為明夷又其上六為暗之主六五

近之故占者利於艱難以守正而自晦其明也本義

東萊吕氏曰利艱貞夫當太平之時上下相通君子道長上為君所信下為人所歸故正則易惟是艱難之時小人道長君子不見信於上當此之時欲守其正所以至難故明傷之時利艱貞也易說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伊川先生曰明入於地其明滅也故為明夷內卦離

離者文明之象外卦坤坤者柔順之象為人內有文明之德而外能柔順也昔者文王如是故曰文王以之當紂之昏暗乃明夷之時而文王內有文明之德外柔順以事紂蒙犯大難而內不失其明聖而外足以遠禍患一作害此文王所用之道也故曰文王以之

明夷之時利於處艱戹而不失其貞正謂能晦藏其明也不晦其明則被禍患不守其正則非賢明箕子當紂之時身處其國內切近其難故云內難然箕

子能一无能字藏晦其明而自守其正志箕子所用之道也故曰箕子以之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文王體一卦之用箕子以六五一爻之德文王難在外箕子難在内也易說

藍田吕氏曰明夷藏而不顯也明夷之義文王箕子事紂之道也君子之德非所尚於明夷而涖衆之道不用明焉於是乎取之

龜山楊氏曰箕子以一爻言之也文王總一卦言

之也繫辭曰易之興也其當商之末世周之盛德
邪文王與紂之事邪其明夷之謂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在易卦彖之辭異者獨晉言康侯明
夷言文王箕子革言湯武是也蓋康侯能盡晉之
義故文王言之以見卦之德與人之德一也孔子
明文王之意故繼以湯武文王箕子為言然明夷
之彖自分二義文王箕子之道蓋不同也孔子曰
文王既没文不在玆乎文明言文王有明德所謂

內文明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所謂外柔順也文王盡坤離之義所謂得明夷之大者矣箕子用晦而明得其艱貞而已此文王箕子之辨也觀其與微子比干人自獻於先王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也自為之奴卒陳洪範所謂艱貞用晦而明矣明夷大象獨為聖人明德遭難之事初无衆人之象故正言文王箕子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離為日為明坤為地為晦坤上離下

明入地中夷傷也晉日在上旦晝也明夷日入地中暮夜也鄭康成曰日在地上其明乃光至其入也明乃傷矣晉者明君在上羣賢並進麗乎大明之時明夷者闇君在上明者在下見傷之時故曰明夷此以坤離兩體言明夷也明夷晉之反離為文明坤為柔順坎為險難陽為大文王當紂之時內含文明外體柔順蒙大難而免於難故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言文王用明夷

之一卦也初九六二九三正也明夷之時不晦其明則有禍失其正則其明熄滅處之者利在於艱貞而已艱貞者有其明而晦之也如日在地中其明可晦正不可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坎險在內內難也箕子紂同姓近則身在商邑之中難在內者也佯狂被髮自守其志囚奴而不變其於正也難矣故曰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箕子用明夷利艱貞之三爻也文王箕子雖若不同其用

明夷之道則一也在卦氣為九月故太玄凖之以晦易傳

新安朱氏曰明入地中以卦象釋卦名内文明外柔順以卦徳釋卦義蒙大難謂遭紂之亂而見囚也利艱貞以六五一爻之義釋卦辭内難謂為紂近親在其國内如六五之近於上六也本義　明夷未是説闇之主只是説明而被傷者乃君子也上六方是説闇君于出門庭言君子去闇尚逺可以

得其本心而遠去文王箕子大槩皆是晦其明然文王之外柔順是本分自然做底箕子晦其明又云艱是他那佯狂底意思便是艱難底氣象爻說利貞而不言艱者蓋言箕子則艱可見不必更言之語錄

東萊呂氏曰坤上離下明入於地也人皆視明入於地而明自此滅殊不知明本不能滅特暫入於地而已人皆以君子之道見傷而道滅殊不知本

不曾滅何者正道本不可無如日入地中其明初未嘗絶覩於渾天之法則可見也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離內文明坤外柔順夫當見傷之時若外恃其文明則必見仇於小人何以蒙難哉惟是內藴文明之德外以柔順而行則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兵无所投其刄藥无所投其毒斯可蒙大難矣故文王當紂昏亂之時雖囚於羑里而以柔順處之終不能害已柔順文明本

非二事内之文明則外自然柔順外之躁動者即
內之无文明亦非韜光埋彩之謂也日之在地中
世上元不覺有日文王之在殷紂元不覺有文王
此所以能蒙大難也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
正其志箕子以之當患難之時須艱守正道所以
為晦其明聖人恐人錯認晦其明之義以為和光
同塵故又以内難而能正其志明之以見所謂艱
貞者乃艱難而正志者也凡處患難昭昭若揭日

月而行與夫隨波同塵者皆不足道惟能正志然後可謂晦其明所謂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彖言文王及箕子至於爻則獨言箕子而不言文王何也蓋箕子之行應六五一爻而已至於文王則一卦之全體皆文王之用也豈可以一爻指名之乎何以知之明夷為卦坤上離下離之在内即文王之内文明也坤之在外即文王之外柔順也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是知明夷一卦全體皆文

王之用也易說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伊川先生曰明所以照君子无所不照然用明之過則傷於察太察則盡事而無含弘之度故君子觀明入地中之象於涖衆也不極其明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衆衆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為明也若自任其明无所不察則已不勝其忿疾而无寬厚含容一作弘之德人情睽疑而不安失涖衆之道適所以為不

明也古之聖人設前旒屏樹者不欲明之盡乎隱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任察而不失其治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君子之涖衆惟不用其明故能合天下而為明若察察而用明則敝之者至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離日也方其明出地上晉晝之時也及其日中照天下則為豐矣至於明入地中而後為明夷夷之為傷非毀其明也晦其明而已晦其

明則有終明之道是以艱貞之君子所以能用晦而明也然日所以照臨下土故君子之涖衆者其象似之易說

漢上朱氏曰明夷者晉之反坤為衆為晦離為明初九九三入而治之涖衆也天下至衆以明涖之則知有時而困人情不安用晦而明則親疎小大无所不容衆為我用此垂旒塞纊而明目達聰之道也易傳

東萊吕氏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此君子養明之道日至暮則入乎地人皆見其入於地而不知所以養其明故不有虞淵之入烏有暘谷之明故古人曰雖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无其渾不足以養其清且如舜之時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觀此則舜之賞罰猶未盡明若漢宣帝信賞必罰截然无差則是舜不免於疑而宣帝乃能明察則謂宣帝賢於舜可

也而後世論舜則以為聖人之盛宣帝乃雜霸之君其所以異必有所在矣學者須仔細玩味易說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伊川先生曰初九明體而居明夷之初見傷之始也九陽明上升者也故取飛象昏暗在上傷陽之明使不得上進是于飛而傷其翼也翼見傷故垂朶凡小人之害君子害其所以行者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居

子明照見事之微雖始有見傷之端未顯也君子則能見之矣故行去避之君子于行謂去其祿位而退藏也三日不食言困窮之極也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夫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識也故明夷之始其見傷未顯而去之則世俗孰不疑怪故有所往適則主人有言也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薛方所以為明而揚雄所以不獲其

去也或曰傷至於垂翼傷已明矣何得衆人猶未識也曰初傷之始也云垂其翼謂傷其所以飛爾其事則未顯也君子見幾故亟去之世俗之人未能見也故異而非之如穆生之去楚申公白公且非之况世俗之人乎但譏其責小禮而不知穆生之去避胥靡之禍也當其言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雖二儒者亦以為過甚之言也又如袁閎於黨事未起之前名德之士方鋒起而獨潛身土室故人以為狂生卒免

黨錮之禍所往而人有言胡足怪也　君子遯藏而困窮義當然也惟義之當然故安處而无悶雖不食可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進應於上為三所困故曰于飛垂翼君子避患當速勢不與抗退而遠行不遑暇食静以自守非有所往之時也（易說）

藍田吕氏曰初九明當升而反在下飛而垂翼之象也君子明者也明夷不明者也明與不明義與

不義之分也不義者之食義者不受也明者所為不明者不信也故于行則三日不食有攸往則主人有言

龜山楊氏曰居明夷之初在下而未蒙難也其翔而後集卑以自牧而已不矯激以為高也故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其去而遠之則宜速矣故君子于行三日不食若孔子接淅而行是也然直道而事人則焉往而不三黜故有攸往主人有言易說

白雲郭氏曰卦之初爻皆有進无退而明夷之初聖人三釋之其辭皆不能果於進者以明傷之時其義不可果於進而其勢亦不得進也何謂三明夷于飛垂其翼一也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二也有攸往主人有言三也且譬之鳥焉欲進則飛之疾而今言垂其翼者以明明傷之時義不可進也知義不可進而不進是為初九垂翼之道也此戒於未進之前也君子當斯時而欲有行是自取困窮

之道象言義不食者君子于行義有不得祿食之象然則三日不食自取之也此言勢不得進而自取困辱也茍不知義之不可進不知勢之不得進而終欲有所往是以至於主人有言主人主我者也主人有言則難將作矣故聖人欲垂其翼於前不欲主人有言於後斯能用晦而明矣是以辨之於初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晉上九反而為明夷之初九離為鳥

自上下下于飛也見傷而垂其翼者也柔為毛剛其翼也小人之害君子必害其所以行使不得進君子明足以見微故去位而行離為日之四歷三爻兌口在上三日不食也斷之以義雖困窮飢餓而不悔故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之四有攸往也巽東南方主人位兌口為有言君子所為衆人固不識也方初九以正見傷於明夷之始其事隱而難見微而未著自常情觀之豈不離世異俗乎此

所以主人有言然君子不恤也義之當然納屨而行何往而不貧賤哉易傳曰待其已顯則无及矣此薛方所以為明而揚雄所以不獲去也穆生之去楚二儒且非之況世俗之人乎故袁閎之於東漢亦以為狂也所往而人有言何足怪哉易傳

新安朱氏曰飛而垂翼見傷之象占者行而不食所如不合時義當然不得而避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初九乃明之初見傷之始也方小人

道長亦未為君子之害而君子必見幾而去正如鳥雀方飛為人所傷其翼雖垂亦未至於墜地君子於此時雖未至大傷便有所行蓋君子見幾而作才有小傷便去雖前有三日之至險亦不顧主人有言主人在朝之人凡去者為客則居者為主君子于行在朝必咎君子之輕動象曰義不食也義字不可不精看且好安惡佚君子小人同然君子棄富貴而就勞苦亦義不得不然耳義之在人

如影隨形義當去則去故不食乃義當然說易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伊川先生曰六二以至明之才得中正而體順順時自處處之至善也雖君子自處之善然當陰闇小人傷明之時亦不免為其所傷但君子自處有道故不能深相傷害終能違避之爾足者所以行也股在脛足之上於行之用為不甚切左又非便用者手足之

用以右為便唯蹶張用左蓋右立為本也夷于左股

謂傷害其行而不甚切也雖然亦必自免有道拯用

一作其壯健之馬則獲免之速而吉也君子為陰闇所

傷其自處有道故其傷不甚自拯有道故獲免之疾

用拯之道不壯則被傷深矣故云馬壯則吉也二以

明居陰闇之下所謂吉者得免傷害而已非謂可以

有為於斯時也　六二之得吉者以其順處而有法

則也則謂中正之道能順而得中正所以處明傷之

時而能保其吉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與三同體三為六應故曰夷于左股居中履順難不能及故曰用拯馬壯吉馬謂初九亦為已用故欲拯闇同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二以陰柔居中在二陽之間不自明而賴物以為明不自行而賴物以為行順物之則而不自用晦其明者也故曰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夷于左股則不能自行用拯斯難馬壯乃吉

也

龜山楊氏曰六二以至明之才當傷明之時惟其自處有道故雖傷也止于左股不至乎甚矣馬健順之物用拯馬壯蓋其自處之道言其中正而體順不違乎則是以吉也易記

白雲郭氏曰離之所以為明者以二也明夷之時初則以進為傷二則不進亦傷矣不用其明則其傷淺故有夷于左股之象雖傷于左股而有用拯

之道用拯之道健順則吉故言馬壯吉馬壯猶明夷于飛也順以則者猶垂其翼也以是知明夷之道固不能一於明亦不可一於晦也六二以柔順中正至明之才是以能順時不違則以盡用拯之道而獲吉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此爻因初九之往以取象初往二成巽震為左巽股也二為小人所傷不可動以應五明夷夷于左股小人之傷君子夭也君子无如之

何亦順之而已六二在位不可以茍去用九三拯之可也拯子夏傳說文字林作抍音升一音承上舉也三震起也九三之五成艮手有起手上舉之象夷于左股既不可動用之上舉其手以濟六五之柔者當資九三之力九三坎馬震為作足坎震得位馬之壯健者也馬壯乃可載上而行以濟弱六二不動亦保其吉雖傷左股猶无傷也此六二順以致吉不失其事君之則也則者理之所不能

遺也故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夫風雷相益水火相用見於萬物異體而同功者多矣況二三同體乎然非中正明德君子其能如是書曰告于顛隮若之何其六二之謂與鄭本作明夷睇于左股睇傾視也離目變巽左股見傷故睇之或當從鄭或曰卦爻有因前爻何也曰亦彰往察來之一端也前爻既往後爻方來來往相為用故有因爻成象者如同人九四因九三九五因九三九四明夷六

二因初九也有因前卦為象者如明夷之上六因晉夬之初九因大壯玩其辭則可知故曰斷辭則備矣太玄亦然一首不盡其義乃以二首明之易傳

新安朱氏曰傷而未切救之速則免矣故其象占如此本義

東萊呂氏曰凡人之情害已迫患已至奔而避之者常也惟患未迫害未至小有所傷能疾驅而避之非天下之至明不能六二居下體之中為明夷

之主明之極者也方傷其左股而拯其壯馬疾去而避之可謂明也已矣拯者策馬言去之疾也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最要看順以則也一句葢所以疾去者非為避患以求安乃順其法則義所當去也易說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伊川先生曰九三離之上明之極也又處剛而進上

六坤之上暗之極也至明居下而為下之上至暗在
上而處窮極之地正相敵應將以明去暗者也斯義
也其湯武之事乎南在前而明方也狩畋而去害之
事也南狩謂前進而除害也當克獲其大首大首謂
暗之魁首上六也三與上正相應為至明克至暗之象
不可疾貞謂誅其元惡舊染汙俗未能遽革必有其
漸革之遽則駭懼而不安故酒誥云惟殷之迪諸臣
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至於既久尚曰

餘風未殄是漸漬之俗不可以遽革也故曰不可疾貞正之不可急也上六雖非君位以其居上而暗之極故為暗之至謂之大首。夫以下之明除上之暗其志在去害而已如商周之湯武豈有意於利天下乎得其大首是能去害而大得其志矣志苟不然乃悖亂之事也易傳並

橫渠先生曰九三進獲明夷之主故曰南狩得其大首易說

藍田吕氏曰九三居離之極至明之主也上六居坤之極至暗之主也離南方之卦離至南而益明得其地也故曰明夷于南狩明夷之世至明之主得其地以攻至闇之主必大有得故曰得其大首君子之於物无不愛也雖有甚惡閔之而已正之而已不可疾也持不可疾之心以為正則君子用兵皆出於不得已也

龜山楊氏曰南狩文王作興之象也而二老歸之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大老所謂得其大首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九三離之上明之極也又處

剛而進上六坤之上暗之極也斯義也其湯武之

事乎湯武非利人之天下也去其害而已南在前

明方也狩畋而去害之事也大首謂暗之魁首上

六也三與上正相敵應為至明克至闇之象不可

疾貞謂誅其元惡舊染汚俗未能遽革必有其漸

故酒誥云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

之姑惟教之是也雍曰初九其傷未至六二其傷已至九三則其傷已過矣濟之以剛明上進之才是所以南狩而大得志也不可疾貞者離之性失之過則暴故戒之以此伊川謂九三為湯武則夷于左股者其文王乎易說

漢上朱氏曰三公之位上六明夷之主九三極明至剛得位而應不得已而動以克極闇之主湯武之事也自二至上體師坎為中冬狩之時離為南

三動之上南狩也故曰明夷于南狩狩者為民去害離之三陽乾也乾為首陽為大南狩克之得其大首大首元惡也得者易辭故曰得其大首離為鳥飛而上逆不可疾也九居上未正也民迷久矣遽正則駭懼不安當以疾貞為戒故曰不可疾貞動於中志也京房曰動乃見志故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易傳曰以下之明除上之闇其志在於去害而已商周之湯武豈有意於利天下乎志苟不

然乃悖亂之事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剛居剛又在明體之上而屈於至闇之下正與上六闇主為應故有向明除害得其首惡之象然不可以亟也故有不可疾貞之戒成湯起於夏臺文王興於羑里正合此爻之義而小事亦有然者本義

東萊呂氏曰九三以下之明攻上之暗此爻在下而伐上者也下之伐上聖人不得已而為者是湯

武革命之象也湯武革命固非有心如此蓋上受
天命之傳下迫民心之歸猶且徘徊有不忍意如
湯必使伊尹五就桀然後有鳴條之誅武王必五
年觀政於商然後有牧野之誓皆非一舉而為待
彼不能遷善改過然後征之蓋所以正君臣之分
存忠厚之心故曰南狩不可疾貞象所謂大得者
蓋有成湯武王之志然後大得應天心順民心也
无湯武之志則簒矣易說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伊川先生曰六四以陰居陰而在陰柔之體處近君之位是陰邪小人居高位以柔邪順於君者也六五明夷之君位傷明之主也四以柔邪順從之以固其交夫小人之事君未有由顯明以道合者也必以隱僻之道自結於上右當用故為明顯之所左不當用故為隱僻之所人之手足皆以右為用世謂僻所為

僻左是左者隱僻之所也四由（一有是字）隱僻之道深入其君故云入于左腹入腹謂其交深也其交之深故得其心凡姦邪之見信於其君皆由奪其心也不奪其心能无悟乎于出（一作出于）門庭既信之於心（一作既奪其心）而後行之於外也邪臣之事暗君必先蠱其心而後能行於外　入于左腹謂以邪僻之道入於君而得其心意也得其心所以終不悟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與上六同為一體故曰入于左腹與五

親比故曰出門獲明夷之心蓋用柔履中其志相得故曰獲心意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坤體純柔至闇者也六四當明夷之世以陰居陰入于至闇之始在上者亦皆昏闇然能獲在上者心意出之于門庭之間者必以陰柔之資逆探在上之邪心在上者既闇不能察而拒之此所以為其所得也

龜山楊氏曰腹坤象也坤體之下故曰左腹尊右

故也入于左腹不用其明也與聖人為腹不為目之意同獲明夷之心所謂求仁而得仁也于出門庭則與慎密而不出者異矣故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此微子之明夷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以六四為陰邪小人居高位以柔邪順於君者也雍曰小人之事其君也務引其君於不正之道然後能獲其心意而作威福於天下也大學之道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心誠

意而後可以治國平天下是以明君務知本而後小人不得啓其邪心又烏有入于左腹獲心意之事哉明夷之君暗主也暗主不知正心誠意故小人得以不正之道乘間而入以獲其心意適所以喪其君之明也好大喜功者以攻戰入之好貨財者以聚斂入之好奢侈者以土木文繡入之好淫泆驕樂者以鄭衛聲色入之故入于左腹言投其不正之道也明夷之心暗主之心也于出門庭作

戚福於天下也君子務引其君於當道而格君心之非小人則務投其不正之道而得其心意以作威福君子小人之事君其辨如此是以争臣多君子而功利之臣多小人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六極闇九三極明四逺上近三應初震為左離為大腹四自震應初入離入于左腹也坎為心坤中為意初六之四離變艮為門四為夜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也初之四則坎坤變兌

為說獲心意之象故又曰獲心意也其微子去商之事乎上六極暗將亡其意豈願亡哉去暗就明亡者復存則獲明夷之心意矣震為反生故也六四柔順而正與上六同體比於三而遠於上六以譬則微子之類也腹之為物能容者也自外而之內自上而之下九三所受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此爻之義未詳竊疑左腹者幽隱之處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者得意於遠去之義言

筮而得此者其自處當如是也蓋離體為至明之德坤體為至闇之地下三爻明在闇外故隨其遠近高下而處之不同六四以柔正居闇地而尚淺故猶可以得意於遠去五以柔中居闇地而已迫故為内難正志以晦其明之象上則極乎闇矣故為自傷其明以至於闇而又足以傷人之明蓋下五爻皆為君子獨上一爻為闇君也本義

東萊吕氏曰大抵君子之攻小人當攻其根本茍

不攻其根本見小人在於聚斂則攻其聚斂見小人在於諂諛則攻其諂諛見小人在於開邊則攻其開邊則終不勝夫小人蓋小人所以為根本以其先能以左道壞人君之心術故人君深信之而不疑今之攻小人若但攻其門庭而不攻其内此君子所以常不勝而小人所以常勝君子之攻小人蓋亦反其本矣本者何在正君心也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易說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伊川先生曰五為君位乃常也然易之取義變動隨時上六處坤之上而明夷之極陰暗傷明之極者也五切近之聖人因以五為切近至暗之人以見處之之義故不尊以君位一作義言上六陰暗傷明之極故以為明夷之主五切近傷明之主若顯其明則見傷害必矣故當如箕子之晦藏則可以一无以字免於難箕子商之舊臣而同姓之親可謂切近於紂矣若不自

晦其明被禍可必也故佯狂為奴以免於害雖晦藏其明而內守其正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所以謂之仁與明也若箕子可謂貞矣以五陰柔故為之戒云利貞謂宜如箕子之貞固也若以君道言義亦如是人君有當含晦之時亦外晦其明而內正其志也　箕子晦藏不失其貞固雖遭患難其明自存不可滅息也若逼遏禍患遂失其所守則是亡其明乃滅息也古之人如揚雄者是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雖近於闇然柔順履中闇不能掩箕子

之正也易説

藍田吕氏曰六五居二陰至闇之間不可與明所以利貞者知守中以為正也此箕子事紂之義乎

龜山楊氏曰履尊位大中而承上六所謂内難而能正其志者明之不可息以正而已故書曰囚奴正士以其蒙難而不失正也凡卦皆以五為君位而明夷之君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天下不以為君也其存者名號而已故以上六當之而父師其次

也故以六五當之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其時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子以正道處己而以道之權濟時明者聖人之正道也用晦而明者權也雖權而其明未嘗息者箕子之明夷是也當明夷之時不知用晦而明則見傷必矣此箕子所以為利貞也五為尊位以君臣之分言之則君也以君子小人言之則君子也故君子處晦與人君處晦皆同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五動則正正成離離明也不動成坤坤為晦自晦其明也五上同體迫於昏亂而不可去是以自晦其明以免禍箕子之明夷也自晦者不動而已未嘗失正也明在其中失正則其明遂亡故佯狂者自晦也不受封去之朝鮮者正也聖人慮後世讀易者以自晦即守正而蒙垢受生失其所守故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居至闇之地近至闇之君而能正其

志箕子之象也貞之至也利貞以戒占者本義

東萊吕氏曰上六為明夷之主昏昧之極而六五近之最為難處方欲毅然剛强既不可隨波逐流又不可須是如箕子之正夫箕子為商舊臣紂之叔父乃佯狂為奴可謂能守正故此爻特發明其處傷之道大抵當顯明之中而用正正最易見惟是當晦傷之時用其正則難矣自常情覯之箕子甘心處於奴莫不謂其明已滅殊不知晦中有正

處箕子雖處暗弱之時甘心為奴而箕子自靖人自獻于先王一念之正初未嘗息象言明不可息也以此易說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伊川先生曰上居卦之終為明夷之主又為明夷之極上至高之地明在至高本當遠照明既夷傷故不明而反昏晦也本居於高明當及遠初登于天也乃

夷傷其明而昏晦後入于地也上明夷之終又坤陰之終明傷之極者也　初登于天居高而明則當照及四方也乃被傷而昏暗是後入于地失明之道也失則失其道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明當在上而入于地上六所以失明之則闇當在下而不用其明六二所以順以則也

龜山楊氏曰明夷至於不明晦則極矣初登于天用其明也後入于地則其明夷矣易曰乾元用九

乃見天則蓋窮則變變則通天之則也明夷至於極而不知變失則亦甚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明晝之極一於晦也故言不明晦不明而晦則非若于飛垂翼者也又非用拯馬壯之道也其明息矣聖人原始要終言之故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入于地所謂不明晦而明之道失矣易說

漢上朱氏曰晉明出地上反為明夷則明入地中

不明而晦上六極坤坤為晦故曰不明晦晉時離出坤登於乾五下照坤六四坤在上為國故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晉反則離入於坤後入于地也五者君之位以明德居尊位者人君之則後入于地則失位失位者以不明晦而失為君之則也人君近君子遠小人兢兢焉唯懼不明乎善者所以守其則也得失无不自己為之者得之明失之晦晝夜之象故聖人舉晉明夷二卦反復以釋文

義原初懲後為人君萬世之戒雜卦曰明夷誅也為明夷之主而不誅者鮮矣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陰居坤之極不明其德以至於晦始則處高位以傷人之明終必至於自傷而墜厥命故其象如此而占亦在其中矣照四國以位言

本義

問明夷卦先生曰下三爻皆說明夷是明而見傷者六四爻說者却以為是姦邪之臣先蠱惑其君心而後肆行於外殊不知上六是暗主六五

却不作君説六四之與上六既非正應又不相比又況下三爻皆説明夷是好底何獨此爻却作不好説故某於此爻之義未詳但以意觀之六四居暗地尚淺猶可以得意而遠去故雖入於幽隱之處猶能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也故小象曰獲心意也上六不明晦則是合下已是不明故初登于天可以照四國而不免後入于地則是始於傷人之明而終於自傷以墜其命矣呂原明以為唐明

皇可以當之蓋言始明而終晦也語録

東萊呂氏曰上六處傷之極最是不明處夫居離之上本當明而反不明蓋始雖明而其後入于地所以晦其明也此一爻唐明皇當之當開元之初姚宋為相而致太平可謂明照四國及後用李林甫楊國忠至於竄身失國是入于地也象曰失則也則字最當看乃是閑人君自悔之道蓋言始固明矣後所以晦者以其失夫初之軌則也若常守

其則何由而暗故曰其則不遠人君當自思之易說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四十